



皇明經濟文輯卷九

餘杭陳其愨點輯

同社嚴

渡閱訂

地理一

總論天下郡縣

楊博

竊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卽如郡縣向來不  
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所懲。  
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以致

緊要難治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雖漸次  
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其于各處  
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兼論形勢。大率以邊  
方殘破。遠方困憊。盜賊猖獗。災沴頻仍。衝繁難  
支。才疲難治。爲上。稍易者爲中。易者爲下。每省  
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等差。以盡其詳。使一  
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急。可指諸掌。爲守令  
者。果能覩邊方殘破。則思保障之畧。覩遠方困

憊。則思拯救之術。覩盜賊。則思撫循而掃蕩。覩  
災傷。則思賑恤而安輯。覩衝繁。則思愛人而節  
用。覩才疲。則思力本而善俗。外以是修其實政。  
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陞行取。必準於此。以  
爲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間。一方之事體。更變  
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定。本部每十年釐正  
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江等十三省府州縣。  
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候 聖明裁定。勅下

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請。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役賦並繁。禁場莊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水患。真定保定。路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持廉惇儉。加意撫綏。可不

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役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三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樸產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徽俗鄙吝。健訟。棄本逐末。頃者且有礦寇。守令非廉而有威者。不能安於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衝而俗侈。淮安轉漕。煩劇。

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一帶。不困賦而困役。徐邳俗悍業鹽。水陸孔道。州邑疲敝。一望蕭條。不當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下財賦之半。頃歲倭夷陸梁。東則寧紹溫台。西則杭嘉湖諸郡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卽欲罷兵輟餉。海上卒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況定海係倭夷入貢之道。尤爲

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奚容以一日忘備哉。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紛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爲急務。處州依山盜礦。黨與本衆。且與衢嚴徽州之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犷悍。竄名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介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壤。南昌省會衝繁。吉安

王國文碑文碑文  
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叅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爲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瘳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緣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爲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詔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爲溟渤要害。延建邵汀。以山爲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爲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輿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民貧。殘傷之餘。錢糧

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力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救弊。全賴有司。而風勵激勸。則又係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慄輕。鮮思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卽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役。財力愈難。故其民率喑窳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

德安。民窮地瘠。承天。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荆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田甲於他所。黃州澆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爲賊穴。麻湯溪洞諸蠻。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爲。然亦非復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一廣東。臣等謹按廣東介嶺海間。昔稱饒富。然地遠法踈。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哨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旣極。而廣西兵餉。又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爲急。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爲次之。至于擇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擇屯鹽僉事。以修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嶺南右偏。幅員甚廣。國初以桂林爲省會。肇建靖藩。于時編氓稀少。招徕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爲侵占。糧額日減。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府江五百餘里。夷獠阻灘爲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巢穴。其間興安西延陸峒。與武岡接壤。爲猺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柔等縣。爲其



蠶食將無民矣。實以官多降調。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徭盛。越城劫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人之責也。

一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爲諸夏中區。向稱樂土。近以宗室日繁。黃河歲徙。祿糧工役。勞費不貲。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衛輝懷慶彰德五郡。

衝煩雖同。彰德間于趙魏。軍民雜處。牽制尤甚。歸德地聯數省。統轄非易。宿姦大猾。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礦盜。殷富則汝蔡爲優。勁強則河洛爲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算。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蚤夜慎圖之哉。

一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奧區。濟兗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

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武濱  
霑蒲一帶。卽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  
之衝。且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于沂費。郟滕  
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  
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直富歲。猶多逋負。大  
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頻。海多鹽徒。臨淄之  
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保釐大臣。實心綏  
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  
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岢嵐保河一帶。虜一大舉。  
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不  
畏國法。頗爲地方之害。潞澤遼遠。環列太行。上  
下谷深林密。盜時竊發。往歲青羊山之事。可爲  
鑒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臨汾。太平襄  
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後。則亦大不如  
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之裕於供邊。乃一

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充腹。立見其斃。可歎也矣。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茲土者。牧且兼帥焉。責誠難矣。西鳳漢中。稍稱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鞏鞏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死傷之患。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於橫城。榆林一望虜幕千里。

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然。又其甚者。固原爲開府調度之衝。重兵屯戍。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不滿千。若虜襲舊套。直驅踐汧隴。薄涇邠。窺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回種。而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奧區。上則松茂建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石砭。土司互爲劫掠。控制消弭。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詘。叙州地饒而高拱。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木多產其境。採辦之擾。商民殘疲。重夔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未已。而妖人內訌。受患尤烈。保順衝疲。民朴務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大抵蜀地夷漢雜

處。氣習靡淳。地曠遼邈。巡歷難遍。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勢使然也。事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于躬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或者蜀其有瘳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事則互爲桀驁。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爲入滇之路。供億惟難。武定當新造之區。安輯爲要。元江景

東麗江姚安北勝鄧州霑益諸夷其情叵測。鎮  
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旌別庶官責  
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求得人而已。

一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川行都司。永樂  
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處。  
不當中土一大縣一線之路。外通滇南。官軍月  
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衛銅仁  
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西接壤。土

酋讐殺素稱難治。鎮遠湖廣之衝。面水背山。險  
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勢可隱憂。惟思南  
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  
蕭條。大抵貴州開爲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  
內安外攘。其撫鎮大臣之責哉。

地脉論

周弘祖

地脉向中國來者三支。北絡發崑崙。崑崙東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正結爲冀都。其支結爲燕。其餘氣爲東夷。中絡發崑崙。崑崙東南至岷山。由蜀隴轉北而東。爲終南。長安之地。由關中出。至太華伊闕。是爲洛陽。南絡發崑崙。崑崙逸東南而行。至大岷山。其背爲西戎。直南折而東。爲五嶺。其餘氣爲南蠻。復折而東北。大盡於建康。其支結爲

吳閩越○冀州自雲中上黨轉換而來三面繞河東北徂海包護重叠堯舜禹舊郡也但四旁險阻貢輸非後世所宜且河徙而南氣太洩矣燕京氣非正結下沙轉少藩籬單薄而河南之徙與冀同之長安古稱四塞之固豪傑有取焉然貢輸艱辛後世費冗卽今能處之耶洛陽天地之中秦岳翻身顧祖東海外蕩江河前向萃產賢貴凝聚有因顧今河徙斷其來脉者三矣

而會通河復加載之其力遂微大峨而下至於五嶺環抱中原情無南向則吳閩越信爲偏霸之居無疑也今之一大會其金陵乎天塹長江護持不少車舟會集財用易輸世謂江左不得爲宅中偏安不可以圖大是安於建康之說而不能建康於天下夫安於建康者知守江而不知用淮於江知圖淮而不知用天下於淮知據武昌之上游而不知上游之守鎮知積貨

之易而不知散貨以用於四方。知南兵之難振。而不知練兵於北之可用。故金陵不可以故常論。當有知者矣。

北直隸圖叙

桂萼

北直隸古冀州地。

京師卽金元舊都也。扈山

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鎮。險。阨。尤著。故冀州。保定。重兵屯焉。山後諸州。故我大寧都司地。自國家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爲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



運通衢也。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戶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河間之水旱患尤烈焉。

戶口 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

十二石。絲二百二十四斤。絹四萬五千一百三

十五疋。綿花一十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

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長

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十八萬八百七

引。

京畿

王瓊

宋史云。燕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喻關。喻關之東。乃金人來路。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阿保機所陷。以營灤隸平。爲平州路。得燕而不得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爲難保矣。今紫荆關。

卽宋金坡關。山海關。卽宋喻關。古北居庸。俱仍舊。而松亭關未攻。自永樂初遷都于燕。是爲北京。不惟全有關內之地。而東盡醫無閭之境。北出上谷。西北至雲中。皆爲中國巨鎮。聚兵戍守。又歲漕東南粟數百萬石于京師。食足兵強。自昔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正統己巳。胡騎忽薄都城。正德辛未。羣盜縱橫近郊。自後車駕巡幸。南北兵革繁興。供輸勞費。人情洶洶不安。其爲京畿防邊禦盜之術。豈不尤難矣乎。

論京都

丘濬

臣按此秦以後都長安之始。張良謂關中用武之地。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臣竊以謂今世都燕。真所謂用武之地。比之關中。其所阻者。亦有三面。而亦獨以一面制天下之大。凡虞州十二。夏州九。春秋國十二。戰國七。其地皆在所臨制也。較之關中。則西有巴蜀之饒。南有商鄧之險。以爲退步之地。燕則前之進者無窮。

盡後之退者有界限焉。則是今日京師之勢。大非漢唐都關中比也。關中地被山。此則被于太行一帶之險阻。關中帶河。此之所襟帶者。則大海也。然漢之邊在北。咸陽去朔方千餘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界亦幾千里焉。今京都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荆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搯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則又將恐其反搯我之吭。而拊我之背焉。所以防蔽之者。尤當深加之意。蓋制人而不得。猶不至於失已。守已而或有。所失則其害豈但不得於人而已哉。

燕京論

周弘祖

燕京。展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險阨尤著。故薊州。保定。重兵屯焉。自山後諸州。棄以與虜。則居庸之外。卽宣府爲藩鎮。廣平以南。水陸畢會于臨清。而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其防禦之勢。山西行都司當其衝。萬全都司護其背。大寧都司藏其備。薊州守備斷其徑。萬

全都司一衛一所。嵌山西行都之境。以爲瞭遠之兵。大寧都司五衛一所。嵌薊州守備之境。以爲夾持之法。○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口永寧居庸爲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

東隔絕。腦後之防。蓋甚踈矣。說者欲規復大寧。此豈可易言哉。養威蓄銳。觀釁俟時可也。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北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岩。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都大是向背。苟屯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葦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

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圻。集水淤寧。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安肅。約五十里。葦草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遇澇更盛。未易進矣。乃建康徐淮臨德之間。似當練兵儲將。可備緩急。遣發無徒。藉手于北。可也。

京都形勢說

勞堪

本朝之燕都也。蓋與古不同。稍難于周漢。而大勝于東漢趙宋矣。夫周漢建都西北。地資建甌之險。人籍風氣之勁。天下莫之競焉。東漢宅維。已失全勢。宋人捐燕雲。則又無限胡之防。故卒不能爲守。我朝都燕。雖風氣之稟。士馬之強。不及周漢。然據險防胡。居外馭內。其視周漢一也。故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



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去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徙。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宣薊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此立國之宏規。保安之上畫也。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誠款。開平之艱遠。豐勝之丁口不立。甘心棄土。畧不顧惜。得非往事之恨。

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朶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戰。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塹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闢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後。盛兵宣大。無難也。時日因循。不

以爲意。偷玩旣久。釁孽乃生。虜犯太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乘寧雁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太原之寇。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潮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嗟夫。白刃在前。不顧流矢。虜旣日宣大矣。垣宣大可也。明哲所燭。防患未然。因垣宣大。

而併垣。京後亦可也。積薪必燃。防川必決。以宣大爲餌。而先垣。京後亦可也。悉力宣大。置

京後不講。則所謂輕重緩急之間。失權多矣。於戲。往有恨。無能追也。近有過。亦幸無大失也。今宣大之垣。投告成。而隆永之荼毒。極慘慄矣。大城。京後以奠金湯。宣大以戰而爲守。京後以守而爲戰。宣大遇秋則乘塞。餘時有人。與之戰。京後有警則乘塞。餘時分爲番休。以習

禁軍之勞逸。斯皆所謂卽體酌用。備形勢之道也。

北都形勝

失名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臨邊境。所以設險以扞蔽其國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爲第一層之內藩籬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定德州之黃河。又爲第二層之外藩籬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岡疊嶂。以爲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

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爲外寇之防。則又賴乎王公之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其設墩臺。有守候也。有大邊。有小邊。大邊以謹斥堠。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大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爲城墻。以相連綴。實爲守邊長久之計。高閭爲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十萬。

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金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壩。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引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之期。遇夫邊方無警之秋。米穀豐登之歲。孟夏仲秋。天氣溫涼之候。量撥騎兵以防護。借十萬人之工力。費十數萬之貲糧。三

年之內。僅勞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  
功。夫然。則邊城寇盜永清。國家藩籬益厚。高  
閭所謂五利者。彼徒託之空言。而我今日真享  
其利矣。

南直隸圖叙

桂萼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卽六朝舊都也。我祖  
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  
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竝稱雄  
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  
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  
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  
崇明常熟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沒波

濤肆行剝劫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鱉。轉餉旣難。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麓。江潯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鑿山圍水。海潮出沒。土田

歲易處。民勞爲甚矣。

戶口 戶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口

九百九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九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

三百四十石。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

萬八千四百五十二匹。麻布二千七十七匹。鈔

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

十七包。兩淮鹽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

南畿

王瓊

我太祖定鼎金陵。建四十二衛。皆散處江北。屯田自養。故賦有餘而用足。永樂間。遷都於燕。建七十二衛。歲漕江南北粳粟四百餘萬石。以給軍食。而武官俸廩。則仍就支於南京。至正統初。始以南京倉米。每石折銀二錢五分。總計四百萬石。納於京。而存者尚二百餘萬石。蓋兩京並建。邊備漸增。財用至是始困矣。故爲留都。今

日之計者宜汰冗兵去冗官脩江北屯田之政。減裏河進貢之船使兵少而精強賦省而足用。北輔中原南控百粵江淮湖海環邦畿數千里之間民安盜息根本壯固斯見陪京之雄盛矣。

建康論

周弘祖

建康古揚州地六朝舊都也。

祖宗創業實基

於此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江北則徐穎二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并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守以文武重臣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其十衛陳列江北者浦子口五衛和陽龍虎應天橫海武德直當龍江下關處東西之



中江淮衛設江浦縣潘陽右衛設和州以防上游英武衛設紅心驛飛雄衛設池河驛廣武衛設朱龍橋當鳳陽滁州之中以防北衝儀真之東鎮江之北有楊重鎮在焉不爲慮也○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流守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和州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

安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江西諸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接武昌而蔽金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之應也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

東南守浙江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耳。

浙江圖叙

桂萼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湖與江淮相表裏。嚴衢以徽饒爲郭。郭左信郡。右閩關。大海東蟠。繞出淮揚之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紹四郡。則震澤東海之所經也。泖衝淤壅。大遺二三農之害。而鹽徒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

盜鑛動經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松溪一帶。歲被侵暴。温台竝海而南。信宿達於福寧。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則風帆直至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乎。

戶口 戶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五口  
四百五十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一。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

九十九石。絲綿并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三千五百七十四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馬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鹽運司額辦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江西圖叙

桂 粵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楚閩粵之交。險阻旣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友。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贛之間。則汀漳雄韶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

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信。撫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撲質儉苦。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戶口 戶一百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萬九千八百。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六十一萬六千

六石。絲八千二百三斤。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福建圖叙

桂萼

福建古閩越地。以溫處衢信爲北藩。建昌南贛爲右壁。惠潮爲外戶。海爲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內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人輒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之境。大爲患害。古田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盜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下。外暹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爲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薦興。則漳浦

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漳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沙尤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蓋簡僻莫如邵武。嚚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戶口 戶五十萬九千二百。口二百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疋。苧六十五斤。鈔一萬七百七十九錠。鹽運司額辦鹽價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湖廣圖叙

桂 萼

湖廣古荊州地。襄鄧抗其頭顱。蘄黃引其肘腋。江陵制其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郴桂之跨南粵。辰沅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荆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於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



棋布。歲賦實繁。楚俗慆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  
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此。器窳難治。谿洞  
諸蠻。本以漢法羈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  
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構。  
矯橫滋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  
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  
輕發。斯則善矣。

戶口 戶五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口四百

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九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荳芝蔴二百一十六

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  
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

河南圖叙

桂萼

河南古豫州地。閩閩中夏。四方輳進。蓋漳德則控河北。嵩洛以蔽山南。南陽汝寧直走襄黃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關陝焉。然分建宗親。班祿無藝。以今計之。歲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而四出。禍

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  
斂跡。而牽制之患。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  
山水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爲優。鑄山獵野。依  
憑險固。強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爲著。然土  
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  
賊劫奪之禍。歲不免矣。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口五百  
一十六萬六千一百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

四百七十七石。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  
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綿花三百四十二斤。  
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陝西圖叙

桂 萼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於天下。然平涼固原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胡騎漸已侵入鞏鳳之墟。若延慶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虜難馳驟。故爲備差易。蓋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河套盡爲虜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涼以西。左番右達。而肅州尤孤。故土魯番。

輒肆侵犯。以爲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實與四川同患。且亦不刺。以殘孽竄居西海。番人漸以南徙。國家旣失茶馬之利。而逋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之保障。全陝竝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戶口 戶三十六萬二千五百一十。口三百九十

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六。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

五十七石。絲綿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

疋。綿花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布一十二萬

八千七百七十疋。馬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

百四十九束。

皇明經濟文輯卷九終

禮記